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铜锣

铜锣,静静躺在纪念馆的橱窗里。那曾映亮硝烟烽火的声音,是不是藏在铜锈之下,如同那些浴血烽火的血迹,掩在土地之下。

当年,这铜锣一响,它金属铿锵的声音和铜质耀眼的光芒,以脚下土地的雄浑与大别山人沸腾的血,奋然冲破一切罗网,卷起一声惊雷。一时间,刀枪林立、吼声震天、红旗卷地,将白色恐怖与黑色帷幕,一举击个粉碎。有民谣为证: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如今,当年弥漫的烽火硝烟早已消散。铜锣声中的厮杀呐喊,都被风儿吹走了。没被吹走的,是铜锣铿锵的声音,以及铿锵声响中闪烁的精神光芒。

乘马会馆

时在今秋,当我邀秋风和我一起,来寻觅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时,秋风微微地笑了,忙给我带路。

年年秋风,秋风知道当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那是1926年9月9日,几个共产党人在这里建立了乘马第一个党支部;尔后,这里又是乘马农民协会和乘马农民自卫军的驻地。一时间,就在这里,那一声现在看来并不嘹亮的号角,骤然惊散天空低垂的乌云,轻轻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此刻,我就站在乘马会馆里,秋风见我不动声色却一脸痴迷,只是静悄悄从那长矛、大刀、梭镖、土銃间穿过。当风停在那面用苦难和血泪浸染的永不褪色的旗帜上,旗帜默默无语;但旗帜依旧不忘初心,不改颜色,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当我在仰视中,顿感有一种强大的东西进入灵肉,并以火焰的形式烧灼着我的灵魂……

如今,乘马会馆成了一处革命遗址,很多人像我一样虔诚地走进这里。历史不会忘记她,因为她曾经创造过历史!

麻城苏维埃政府旧址

沧桑,显然是岁月赠给这座古老的祠堂最显著的标志。

而今我来,缓缓走近这座祠堂的沧桑后,不只是想看看青砖和石头浆砌得如此亲切又浑然天成的一座古老祠堂的沧桑,更想听听这座古老祠堂的沧桑故事,以及沧桑故事里一段最精彩最难忘的辉煌与骄傲……

大刀长矛,划破重重乌云。1930年早春,阳光格外灿烂,春风格外温润。麻城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在这座古老的祠堂里召开,一张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动人的中国红

■付 华

一艘巨轮
在辽阔的海洋上碧波远航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梦想
驶向光辉之港
如一条巨龙腾跃在天地之间
叱咤时代风云
守望神奇的世界东方
一首唱不尽的青春赞歌穿透苍穹
定格成为传世的交响
一幅花园锦簇欣欣向荣的壮伟画卷
在天空中熠熠生辉
灿烂了人间目光
滚滚长江 滔滔黄河啊
怀揣信仰荡漾诗行
巍巍长城 莽莽昆仑啊
傲然昂首挺拨起不屈的脊梁
芬芳飘香
醉了中华大地
稻菽翻浪
生成一派迷人的景象
动人的中国红
为锦绣山河披上盛装

烽火大别山

■谢克强

张比窗外的阳光还要灿烂的笑脸,因镰刀斧头交织的光芒映照而分外兴奋,同时映照的还有兴奋的眼神里的坚定和内心向往的喜悦,以及他们手中的大刀、长矛和枪!

祠堂里,响起一片热热的欢呼声。麻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红色政权,像一缕曙光穿过漫长的黑夜,让受压迫受剥削的泥腿子开始掌起了印把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祠堂还是那座祠堂,门楼依然巍然屹立,屋顶的瓦依旧鳞次铺开,青砖和石头浆砌的墙斑斑驳驳,就像一部沧桑的书陈列在中国革命的典籍里,任由认识和不认识她的人们隔着历史的风尘,来读那血与火的岁月。

印把子

穿过历史的烟云,枪声早已消失,曾经的血与火的岁月也早已久远,但这枚“麻城乘马区第九乡苏维埃政府”之印和它背后的故事却不会被时间掩埋……

那是1932年的某一天,“麻城乘马区第九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王宏文持印去河南某地执行任务,返回时路遇民团追捕,歹毒的敌人竟放火烧山,以绝王宏文的藏身之地。

“我可以死,但我怀里的印不能毁!”王宏文紧将怀里的印章掏出,藏在一块隐蔽的石下,暗暗默记这块石头的标识和地理位置,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终因突围时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印,藏在隐蔽的山石下,暗淡的夜将其收藏其中。

深知什么是权力的王宏文更感护印的责任重大。敌人可以囚禁他的身躯,但囚不住他的心。日里夜里,他都

在策划如何逃出牢狱。功夫不负苦心人。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里,王宏文趁敌人睡着时越狱逃出,连夜赶往山上取印,只见印把子烧毁,印身仍完好无损。从此,他将这个残印珍藏在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隐秘处。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临终时,他才对妻子说起印的来历,嘱咐她好好将其珍藏。

印把子烧毁了,但印章还在。

如今,这枚“麻城乘马区第九乡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成了一件珍贵的文物,站在麻城县博物馆里,像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向来来往往走进博物馆的人们,讲述那“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峥嵘岁月……

将军山

一重重山,莽莽苍苍,绵延千里。在这莽莽苍苍的一重重大别山中,你以古铜色的山岩、葱翠的山树、浅蓝色的山雾,以及苍茫岁月留下的传奇故事,引我前来踏访。曾经,这里的茅草与松枝,点燃了黄麻起义的烽火;这里的大刀长矛,腾起鄂豫皖武装割据的硝烟……

这不,那一块块浸血的石头还留在战壕坎上,零零碎碎写着血的悲壮;

宿营的寨门坍塌了,坍塌的寨门挂着飘落的云朵,似在祭奠那倒下的勇士们;乡亲们救护伤员、送粮送衣的路径在哪里?只见泉水从盘山石径上淌下,仿佛淌下的尽是昔日军民鱼水情;而昔日弥漫山川烽火硝烟里的冲锋号声,更是早已融进了三省垓婉转的鸡鸣……

我来踏访,我知道在这里肯定找不到将军,这只是一座孕育将军的山。

来不及投一声问候,我就来了。我来得正是时候,满山的杜鹃花都开了,开成一团团跳跃的火焰,映红了山,映红了水,映红了山水之上的天空。当然,也映红了我的眼睛。

多少年了,你就屹立在这里浴风沐雨,可是岁月的风雨令你很是忧郁。你担心缀满晨露的野花被风雨摧残,又挂念晚归的候鸟不知露宿在哪个风雨黄昏,更忧心崎岖坎坷的山路少有行人……

骤然,一支穿着草鞋、举着刀枪的队伍进山了,你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便舒展胸膛迎接他们。一时间,山洞成了他们的野营露营地,野果成了他们果腹的口粮,更有危崖峭壁、峡谷沟洞,成了他们杀敌的战场……

后来,这支队伍里不少人成了共和国的将军,由此,你有了自己的名字:将军山。

来不及投一声问候,我就来了。我来了,也肯定要走。但我来就有一个心愿:请你像当年用你宽阔坚实的胸膛拥抱红军战士一样拥抱一下我,好吗?我会走在你的路上,追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暗夜的灯火

在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我看见一盏早已失去光泽的油灯。或许是时光越陷越深,尘埃越积越厚,只见灯盏里的灯油早已干涸,留下浅浅的印痕依稀可见,可那燃尽的半截灯芯似不甘心熄灭,依然以不屈的意志低垂在灯盏边。

油灯还在,可当年点燃这盏油灯的人是谁呢?站在这盏油灯前,可以想象在当年暗夜沉沉的大别山里,只有这盏晕黄的油灯亮着。油灯有些晕黄的灯光,不仅明丽于点灯人求索的心灵深处,探求如何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根据地;更默默照亮点灯人的豪情壮志,谋划如何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剿,以壮大自己的队伍……

是啊,点燃的油灯,就像苍茫的沉沉暗夜里睁开的明亮的眼睛。

与天下所有的灯盏一样,灯是为暗夜而生。当黎明来临,晨光普照,灯自己会隐去光明,在僻静处悄然不作一声。但它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光明的符号,人们会记住它,就如我在红二十五军旧址看见这盏油灯时会浮想联翩,想起当年的点灯人。

纵然不见刀光剑影,不闻鼓角号鸣,但前行的路还很很远很远呵,我们还

中国方案
闪耀在与世界同频共振的坐标上
宏图绘就 照亮动人的中国红
为人民谋幸福
为世界求大同
中国梦啊
一如喷薄红日 彤霞飞扬

苍穹大漠的爱

——写给卫勤尖兵

■刘殿如

广袤无垠的苍穹
若一只雄鹰
展翅翱翔
凝视着苍茫大地
备而待发 厉兵秣马
守护神舟 冲天徜徉
波涛汹涌的大海
若一朵浪花
鸣响高唱
汇聚激流滚滚
义无反顾 乘风破浪
追逐远望的梦想
大漠孤烟的戈壁
若一棵胡杨
迎风斗沙
在荒凉中无言伫立
诉说着生命起源
托举地火天光
广阔纵横的天地有一群天使
在赤诚地守望

需要灯火指引!

牛背脊骨战壕旧址

风,拨弄着战壕已经泛黄的草,似在细数远逝的烽燧。静静横卧在牛背脊骨上的一条蜿蜒的战壕,静卧成一段血与火的传奇,讲给岁月与历史听。

那是反“围剿”的最后时刻,激战三天三夜后,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已经趁着夜色掩护安全撤退,战壕里只留下一个连队作最后的阻击。尽管低于天空的云团拥簇着黑压压的敌人向阵地冲来,战士们以自己的忠诚与枪,始终坚守在阵地前沿,不让敌人靠近。

弹尽粮绝了,但蛰伏的血在躁动;连长跃出战壕一声嘶喝:跟我冲。只见战士们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果敢,端起刺刀,冲向敌阵,与敌人短兵相接……

时光,已近乎悲怆,不忍描述这短兵相接的惨烈。

几十年后,有人在残存的战壕的泥土里,刨出许多锈蚀的子弹壳;也有人在战壕边的杂树乱草中翻捡到不少残损的刀枪,那残损的刀枪上留有淡淡的血痕……

是的,这横卧在牛背脊骨残存的战壕,就是那一场壮烈血战留给历史的印记。

崖畔杜鹃

车行峡谷。又一座陡峭的山崖横在眼前。哟,是谁在高高的崖上点燃一树树烽火?

血一样亮丽的烽火,熊熊燃烧。那是一树一树盛开的杜鹃花;花朵硕大,红得使人眩目,一经风的摇动,真如簌簌燃烧的火。这一树一树赤色的火,怎不撩人心旌,动人情思?我似乎听见杀敌的冲锋号从历史深处传来……

我似看见高敬亭将军率领红二十八军,用血、用血一样的赤旗,在大别山上点燃一树一树烽火……

杜鹃花,血泪中绽开的花,如今依然开在记忆里,开在悬崖上,开成一片血火,燃成大别山春天的风景。

我无法走远,也不能走远。一时间,当我望着崖畔血红的花,我的血和思绪不知被什么点燃,在腾腾燃烧……



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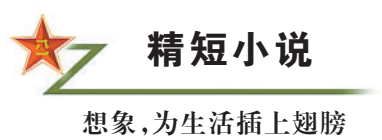
第5667期

沙场里施展妙手
大海上迎接朝阳
一袭白衣扛起使命担当
微重力的天外
医者仁心从未失重
新质新城的疆场
一支队伍向着太阳

太空音符

■贾 锐

你愿做音符 坚守中蓄积力量
在神舟冲天轨迹的五线谱上耕耘
在圆梦太空的音律里
绘就一首雄壮的交响曲
你愿做音符开启理想的乐章
承受岁月的风吹雨打
按下长短不一的间奏
变换沉稳和激昂的心潮
追随追梦太空的交响
诉说探求宇宙的天路欢歌
你愿做音符从韶华到霜发
挥动人生乐章的指挥棒
二十五年如歌的行程
汗水与泪水交融
从容和淡定相拥
邓清明的名字
沐浴着航天会师的荣光
化作圆梦太空的音符
拨动忠诚的琴弦
奏响信仰初心的交响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吴战在病房守了3天,父亲吴炳坤终于醒了。吴战的心并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大夫说过,父亲的情况很危险,恐怕维持不了几天。88岁的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这次回老家给祖父母扫墓,不小心摔了一跤,一下子把自己摔到生命垂危的状态。

父亲睁开眼睛,环视围绕在他床边的人,有两个儿子和媳妇们,还有孙子、孙女、弟弟、妹妹、侄子、侄女,都是他最亲的人。父亲平时最喜欢这样的时刻,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让他觉得很幸福。父亲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掠过,然后喃喃地说,这是父母留我,我就不走了,箫……箫……大家都不知道他最后一句想说什么,想再问问,他又晕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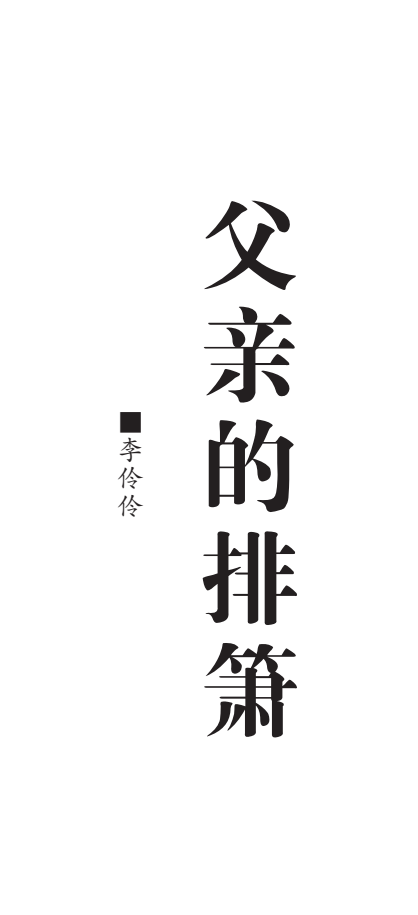
大家一起猜父亲的话,二儿子吴战说,父亲是不是想要他的排箫?大儿子罗援一拍大腿说,肯定是。俩人赶紧回到镇上酒店,把父亲的包包箱箱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排箫。吴战说,是不是放在家里没拿来?罗援说,应该是,排箫是父亲的宝贝,他不可能随时带在身上。吴战想了想说,要不我回去取一趟吧,咱爸的情况可能回不了山东了。罗援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吴战立即动身,乘汽车、转高铁,回到山东枣庄家里。吴战在父亲卧室的柜子里,找到了父亲的排箫。这个排箫原来虽不是父亲的,却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排箫是用废旧的子弹壳做的,它真正的主人是父亲的战友罗耀祖。俩人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差点死在战场上,而罗耀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父亲曾给吴战讲过那段经历。那次要攻占一个高地,上级下达命令,必须在天亮前占领那个高地。可敌人的火力很猛,战斗持续了6个多小时,仍然没有任何进展。眼看天就亮了,连长急得眼睛都红了。连长说,都背上炸药包,一个一个上,直到把对方的地堡炸毁为止。“我先来!”大家还想说什么,连长已经背着炸药包,拿着手榴弹冲出了战壕。在我方火力的掩护下,连长匍匐前进,爬向对方的地堡。连长眼看着就要爬到目的地时,被敌人发现,中弹牺牲。

连长的牺牲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副连长毫不犹豫地接着冲出战壕,随后是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再后是士兵,按入伍时间排序,入伍时间最长的排到最前面。吴炳坤入伍不到一年,排在中间。为了炸掉敌方的地堡,我方已经牺牲了38个人,再下一个就是吴炳坤。每个将要跳出战壕的战友都会留下几句遗言,让下一个战友将来回国时转告他的父母家人。吴炳坤前面那个战友平时胆子小,连老鼠都害怕,大家都叫他“胆小鬼”。“胆小鬼”在他前面的战友刚跳出战壕,就跟吴炳坤交代了遗言。他说,如果我回不来,别告诉我父母,他们会受不了的。说完,他哭了。过了一会儿,等情绪平复下来,他又觉得这话不妥,他要是牺牲了,这个秘密肯定守不住,于是又改口说,如果我回不来,跟我父母说,让他们别难过,我是为保卫国家牺牲的,这是我的荣耀。这次说完,他没有哭。

“胆小鬼”刚改好遗言,就传来前一个战友牺牲的消息。“胆小鬼”没有迟疑退缩,勇敢地冲了出去。吴炳坤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那一刻,说不紧张不害怕是撒



李伶伶

父亲的排箫

谎,吴炳坤整个人都变得僵硬起来,紧张得说不出话。后面的战友见他站在那儿发愣,拍了他一下,问他要跟父母说什么。吴炳坤被拍醒了似的,回过神儿来说,告诉我父母,别想我,我来生再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吴炳坤说完背好炸药包,拿好手榴弹,准备冲出战壕。就在这时,敌方阵营一阵巨响,“胆小鬼”竟成功炸毁敌方地堡,我方乘胜而上,一举拿下了那个高地。可是“胆小鬼”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吴炳坤觉得自己是死里逃生。

“胆小鬼”大名叫罗耀祖,山东枣庄人。吴炳坤回国后辗转找到罗耀祖的父母。罗耀祖五个姐姐,家里就他一个男孩。他没能回来,父母都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罗父母失去独子的那种悲恸,吴炳坤永远都忘不了。

吴炳坤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罗耀祖家的,到火车站买票时才发现,排箫还没还给罗耀祖的父母。这个排箫是罗耀祖生前最喜欢的乐器,没事的时候他经常用它吹老家的曲子。吴炳坤不想把排箫据为己有,于是返回罗家,发现一家人正抱在一起失声痛哭。罗母一边哭一边自责,因为自己再生不出儿子,罗家到她这里断了香火,她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列祖列宗,最后竟哭得晕厥过去。吴炳坤以前听罗耀祖说过,在他们老家,当时谁家若没个男丁,在整个村子都抬不起头来。看到罗母哭晕后,吴炳坤做了个决定,留在罗家,给罗耀祖的父母当儿子,给他们养老送终。罗炳坤成家生子后,让大儿子姓了罗家的姓,二儿子才姓自己的姓。

吴战找到排箫后,马不停蹄地往辽宁老家赶,生怕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好像知道儿子帮他取排箫似的,几次眼看要不行了,又挺了过来。当吴战拿着排箫奔回父亲的病房,轻声唤他时,父亲竟又睁开了眼睛。看到排箫,父亲的眼神似乎亮了一下,他把排箫握在手里放在胸口上,说,传,传下去……当大家还在猜测父亲的意思时,吴战已经明白了,他说,您是不是想说,让我们把排箫传下去,把罗耀祖叔叔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传下去?父亲点点头,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一定是听到了罗耀祖的箫声,不然他的嘴角不会微微地翘起来。



日暖润草绿

中国画

任真作